

瀑布

陆地



瀑布

第二部·黎明·下

陆 地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第八十一章

四月三十日傍晚，罗汉来找韦步平，汇报他到总工会参加纠察队的情况。说那里很多是码头搬运工和船上的艄公，有他不少的熟人，工人弟兄好讲义气，工作会顺手的。大家说他在省农讲所学习过，又是省党部农工部介绍下来的，都推举他当纠察队大队长，大队副姓江，叫江波，是个海员，在船上当领航师傅。说他本来订的‘五一’结婚，表示纪念。因为当上了大队副，明天开起大会就忙那头的事了，顾不到这头，提前今晚办喜事，等一会儿罗汉要去林友记茶楼赴宴。

韦步平看他兴高采烈，自己也受到感染，微笑地瞧着他臂膀上别的“纠察队”红袖套，问他会场周围和司令台的布置都检查过没有？

“到处都走了一趟。各人都挺精神。”罗汉用广东话说。

“场子附近搭了临时便所没有啊？不然，到时候，尿到裤裆里就不好看了。”韦步平笑着说。

“这个，有了，我看场子旁边几个地方都拿篾席围了半个圈，就不知放下瓦缸、水桶没有。”

“看你，马马虎虎，顾头不顾尾。”

“那不要紧，要没有，明早再拿几只水桶去也来得及。”

“今天该办的事就不要推到明天。”韦步平态度严肃起来。

“我现在要去喝喜酒，不去，失礼不好。嗯，看你象母鸡抱窝

似的，要写文章吗？对罗，你那位——有消息了吗？”

韦步平说，正要写封信去。

“写封信不是跟吹牛聊天一样吗，还要那么费劲呀？两个人说话，你知我知，讲那么罗嗦干嘛，我说你写这么两句山歌，比你千言万语还得意呐，你听我唱。”罗汉小声唱起：

梦里如同亲眼见哟，妹呀妹，

醒来呀，隔水又隔山！

“哈哈，好了。我现在就喝喜酒去。”罗汉带着笑声走了。

韦步平送走了罗汉，洗完澡，又坐回写字台，继续给广州言母写回信。壁上的挂钟铛铛响了九下，信还没写完，门外响起急促的叩门声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，”一个不太熟悉的女子声音。

刚才洗澡时，房门下了闩，韦步平只好离开座位去开开门。门缝裂开，阿红出现。她的紧张神色，不由得使韦步平吃了一惊。她进得房来，二话不说，先从她临时挽起的盘龙髻里取出叠成蟹爪的字条，交到韦步平手上。

韦步平把纸条展开一瞧，下面几个字跳进了眼帘：

什么话都不要问，立即跟来人走!!!

末尾三个惊叹号象是三把匕首猛插进心口。韦步平眼睁睁地盯着对方，意思是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但是，又不容他开口，阿红望了望壁上的挂钟，焦急地催他：

“快，跟我走！”

这样不容分辩地盲目地跟人就走，是违背他的性格的，但是，来人不是别个，而是他信得过的朋友的贴身人，字条毫无疑

问，是可信赖的朋友的手迹。情势要他马上做出决断。他毫不犹豫地从小床底拖出铁皮箱，检出几份文件往怀里一揣，再拿走案头上言真的照片，对阿红说一声：“走！”

屋里的灯灭了，两人急忙夺门而出，连房门也忘了扣上。

阿红领头走进僻静的小巷。韦步平这时才问她，要到哪里去？阿红边走边说：小姐嘱咐她，一点钟之前务必把人带到桂安轮船上，别的也没多说。“要说也来不及，不知什么要紧的事。”阿红说，“是王老爷他们一大帮人，鬼鬼鼠鼠地计谋了什么事，刚走，小姐马上就喊我来办这件事。”

听阿红这么一讲，韦步平也就猜到了几分。不过，到底也不详细，又不好现在去找黄逸奎和罗汉他们，只是干焦急。

桂安轮是走西江这条航道的客货两便的轮船，老板是桂品微的堂舅舅。品微有时请他从河口带来一些土产——田林的木耳，凌云的白毛茶，隆林的花菇和蜜糖什么的，都是叫阿红去取，所以她知道走到海关码头，打哪条小巷走近。韦步平也只好紧跟她赶路。两人刚走到码头，南门体育场那边，半天空映照起大片火光，消防队的警车发出凄厉而疾速的呼啸，撕裂着人心，打乱了夜间的沉静。

韦步平回头望天，失声呼叫：“‘五一’会场起火了！”

“快走！上船去看。”阿红怕他回头跑开，紧推他胳膊。

船上想往外走的人，被船老板拦住，大声喊：“你们往哪里走？公安厅已下了紧急令：十点钟实行戒严，街上不准通行！”

阿红领韦步平上了船，正要向船老板介绍的时候，老板先就开口说道：“知道了，你小姐来了电话，你走得太慢了，回不去了，在这住下，明早再回吧。韦先生，”船长转向韦步平招呼，“船上地方窄，将就一点了，伙计，请客人休息去。”

韦步平被安顿在餐楼一个铺上。人们被火警搅得议论纷

纷。半个天空一片红霞，映照到江面，闪烁着粼粼的波影，火星随风飘落……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问谁，谁也回答不出。每人心中都挂个问号。而韦步平的心中，比别人还多好几个问号：“要是体育场被烧毁了，明天的大会怎么开？会开不成，不是失了一个机会？罗汉的纠察队怎样了呢？警备司令部为什么突然要宵禁？桂品微知道了什么消息呢……韦步平想了很多，他可就没料到罗汉这时候的遭遇。

罗汉离开韦步平房间出来，就直奔江波婚宴的地方林友记茶楼。新娘是船家姑娘，客人几乎全是海员，在工人劳动节日前夜举行婚礼，宾主都是双倍的高兴。酒席间闹得特别热火。没料到，正当进入闹酒的时刻，猛然间，火警的汽笛声拖着长长的凄厉的呼哨传到茶楼上，惊了人们的兴致。

“体育场火烛！”

“‘五一’大会场完了！”

“街上戒严，不准通行！”

人们奔走相告，从街头传到住户，全城笼罩着慌张、颤栗、不安……

罗汉听到警笛，正举起酒杯的手象触了电，脱口大喊：“不好，会场失火了，走！”说完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夺路奔出茶楼大门，直往总工会方向猛跑。等到他气喘吁吁地跑到筹备会附近街口，见到有十来八个宪兵和警察如临大敌，早把筹备会团团封锁了，有五、六个佩带红袖章的纠察队员，一个跟一个从里头被押送出大门，个个都带上了手铐。罗汉一惊，拔腿往回跑。他想往农讲所找韦步平去。刚到牛角弯巷口，一个守在对面街头的宪兵，发觉了他，吹起警笛，猛叫一声：“站住！”罗汉却不理睬，只管跑，宪兵也只管撵。跑到拐角地方，从旁边街口走过来两个巡逻

警察，听到“抓住他”的叫唤，就朝逃跑的人开了一枪。罗汉一闪身，迅速躲到挂着老鼠箱的电线杆的阴影后面，让宪兵和警察撵到头前去了。他转身爬上一堵矮墙，跳到一家后院的杨桃树下。这时，宪兵转回头来寻找，发现对面小巷口有一只丢下的鞋子，以为人往那边跑了，赶紧朝那头撵去。

罗汉谛听墙外的脚步声逐渐消失了，稍稍定定神，发觉左胳膊不自在，有些发麻，一股热乎乎发粘的东西直往手指缝爬。他使劲举起疼痛的手臂，就着墙外透射进来的街灯光亮，仔细一瞧：血！袖口已经湿了一大片。人一松劲，马上瘫了下来，黄豆大的汗珠在额头上直冒。

这小院种着柚子、枇杷和杨桃，每种三、五株不等，树下摆设有石桌石凳，墙边种些花卉。一苑四季桂正开着花，在这夜静时分，气味特别馨香。罗汉环顾四周，左边有扇小门可通街上，右面的门是通里屋的，门首安着一只光线微弱的电灯。他越来越感到乏了，伤口象挨咬的一样，疼得揪心。他踉踉跄跄地朝着有灯光的小门挨靠，拿右肘去撞门。一连撞了四、五下，才听到受惊的声音：

“谁？”

罗汉压着嗓子悄悄哀求：“求求好心人，救救命！”

门“伊……呀”一声，裂开了半边，伸出一个老太婆的半个脸来，左右望了望。

“老人家，求求你发个善心……”罗汉一边说，一边挤开门缝。

“啊，你……不，不……”老婆子声音发抖，又怕又无力抗拒。

“快把门关上！”罗汉命令着她。

声音传到里屋去了。“什么事，阿婆？”随着声音，一位穿着旗袍的太太，三脚两步，通过小天井急忙来到跟前。她一眼就猜

到了是怎么回事，立即吩咐老妈子：

“快把门关上，把他扶到阿红房里去。”

“阿红？”罗汉打心里一惊，不觉脱口而出。

“怎么，你认识她？”太太问。

罗汉睁开眼打量这位娴静而和善的太太，迷惘地摇摇头，吱吱唔唔地说：“嗯，不，不认识。”

太太含笑地稳住受伤者的情绪，说：“你别操心，躺着吧。”

太太和老妈子俩给受伤者脱下血衣，从家庭小药箱里拿出碘酒，洗净了伤口，又用药棉、纱布把伤口包扎好。看来是子弹从手腕的肌肉穿过，没伤到骨头，扎了绷带，血就止住了。但是，下一步怎样安置他呢？这就给太太出了难题。

她给附近一家熟悉的小乐园医院打了个电话，说有个病人，请他们派副担架来抬去医院治疗。医院说，街上戒严，断绝了交通，担架来不了。

“这，怎么办？”太太象是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厅里直打转，扭绞着手绢，自己跟自己言语：“这，怎么办？……戒严，断绝交通，阿红也回不来了？这，怎么办……”

“太太，”老妈子从房里走进客厅，惊奇地望着太太说道，“瞧，这不是红姑娘的东西吗？”她一只手拿钱包，一只手举着只耳环让太太看。

太太将东西接过，反复揣摩一番，眼睛闪亮，惊喜地喊道：“原来就是他呀？”说着立即走进阿红房间。

罗汉已经换了衬衣，靠墙坐着，瞪着好奇而迷惑的眼光东张西望，神情有些不安，见到太太进来，马上说：

“好心的太太，救人救到底吧，请你想法把我送走！”

“你要往哪儿去？”太太坐在罗汉床对面的小方凳上，瞅着他微笑。



罗汉一时语塞。真的，叫人家把他送到哪儿去呢？

“我问你，这是哪儿来的，唔？”太太拿出耳环给他瞧。

罗汉以为太太怀疑他是小偷，回答说：“是别人送的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这个……唔，不知道……啊，是，是，是……”

“是一个姑娘吧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嘻嘻。”太太笑了一声，“放心吧，你坐的就是她的床。”

“啊！”受伤人大吃一惊，两只眼睛睁得溜圆。

“你就是小石匠罗汉，对吗？”

“那，你是……”

“这，你就别问了。阿婆，你去煮两只荷包蛋给客人。这样吧，你在这过一夜，明早再送你进医院。”说着，太太把耳环和钱包交还给罗汉。

罗汉醒悟到，原来这位太太就是桂品微。她真是个好心人啊！“不过，”罗汉寻思，“在王光宗的家，我不是落了陷阱？阿红哪里去了呢？为什么她不出面？会不会是去……体育场火烛，明天大会怎么办……不，不能听人摆布，我得走！”他忽一下跳下地，怒气冲冲地说：

“谢谢太太好心，我走了！”

“不，你不能走。”桂品微赶紧把他拦住。

“这不是王公馆吗？嘿，狐窟狼窝。”

桂品微一听，反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罗汉自知刚才有点失言，眼睛直直地望着窗外，没再做声。

桂品微感到委屈，轻轻叹道：“你太不相信人了！”

罗汉不说话，桂品微端量他半天，才含着笑意问道：“问你，知道谁给你的耳环吗？”

罗汉被问，停了片刻才反问：“既然给人耳环，为什么不敢露面？”

桂品微回头看了看房门，挪动座位凑到他身边，低声告诉他：“别多心，我叫她给农讲所送信去了。等下吃完东西，你就把门关上，不是我的声音不要开门。在这好好睡上一夜，明早送你去医院。”

罗汉仔细端量这位太太，觉得跟海小姐不大一样：看眼神，是亲切而诚恳的，就象冬夜取暖的炭火，话不多，却句句贴着人心。疑团象沙糖，被这热水逐渐溶化了。他情不自禁淌下泪水，说声：“我一时糊涂，错怪太太了。”

“别叫我太太，我是你们韦家哥、凌县长的大姐哪。你不是阿红的大恩人吗？”

“大姐，哎，我真……”罗汉又感激又羞愧。

这一夜，平安地过去了。王光宗没有回家。阿红因街上宵禁，住在了桂安轮。第二天一早，宵禁解除了，桂品微先给桂安轮老板打电话，要他转告阿红在船上等她，先不要回家，然后又给小乐园医院院长挂电话，要来一辆包车，从后院小门把罗汉当作阿红送进医院。

桂品微把罗汉送到病房，办好手续之后，来到桂安轮船上和经理——船老板打个招呼，然后见了韦步平和阿红，三人一起上到船顶，才悄悄地将罗汉受伤住进医院的事告诉他们。她叫阿红不要回家，说方才她已跟医院院长谈妥，从今天起，阿红就到医院当见习护士，就便服侍罗汉养伤。韦步平急着要上岸，桂品微说：

“别人可以，你就不能上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桂品微把阿红支使走了，然后小声告诉他，昨晚她在隔壁房

间听到王光宗跟警察长和宪兵总队队长在客厅密谋：夜里十点整，纵火烧毁体育场，同时宣布全市戒严，封锁所有公众场所——戏院、电影院、茶楼、酒馆，将其中客人统统拘留，然后一个一个分别审讯，属于一般老百姓，取保释放；稍有政治嫌疑的人，一个也不放过。另外，从死牢提出两名犯人，作为受共产党收买的纵火犯处置掉。他们阴谋来个一箭双雕，既阻止“五一”大会进行，又剪除共产党人。

“听他们讲：要着重查抄当阳街二十一号、省工会纠察队、省农讲所和省农协；要抓的人除了你，还有黄逸奎……”桂品微说到这里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，“他们讲到名单时，声音很低，我没听完全。你看，这帮披人皮的豺狼，多阴险毒辣！当时，我一听，心都要炸了，急得真象热锅上的蚂蚁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韦步平十分愤慨又特别感激地望着品微喊道：“看来，这里同上海那边是联成一气了。”

“还有件事，”品微说，“阿红那只耳环你给了人了吧？”

“是怎么回事？”韦步平急着问。

桂品微笑了笑，把搭救罗汉时，发现耳环的前前后后简单讲了一遍。

“哎呀，我的大姐，这可是难为你了。”韦步平眼睛发光，对老朋友格外敬佩。

“现在街上的情形到底怎样？”韦步平问。

桂品微把听到的街谈巷议讲了讲，然后说：“老百姓是不知底细的，还不是听信谣言，都说：‘体育场被共产党烧了，五一大会开不成了’。现在，大街小巷全是一片愁云惨雾：人人都提心吊胆，躲躲闪闪，象惊弓之鸟似的。那帮可恶的警察和宪兵可是凶神恶煞，耀武扬威，看了叫人恶心。听说他们昨夜晚捉去不少人，有的根本不是什么共产党。人家老百姓规规矩矩坐在戏园

子听戏，他们一家伙把戏园围得水泄不通，一个挨一个搜身。有的少奶奶、大太太胳膊上的金镯子，手指头上的结婚戒指，都叫那帮走狗顺手牵羊，给掠了去。一个教英文的老师，系着红领带，他们就说人家是共产党，硬是把人抓走了。闹得乌烟瘴气，满城风雨。”

“听到抓了共产党什么人？”韦步平的心都快跳出喉咙，攥着拳头问，“报社黄主笔没有给抓到吧？”

“听人说好象没逃得脱。报社是给捣烂了，捉去好些个人。”

“我不能在这干瞪眼，只顾个人逃命。我要上岸！我得找同志们的去！”韦步平急躁地走来走去。

“不行！”桂品微口气异常坚决，“正当这个风头上，可不能拿鸡毛去试火。我已经同经理讲了，让你在这儿躲两天再说。这只船等着装货，大后天才开往河口。阿红等一会儿同我去小乐园，过一两天就把罗汉弄出来。他说他昨晚去喝喜酒，新郎是个海员，新娘是船家姑娘。要是他能到船家躲几天更好，街上现在搜查得很紧。”

阿红回到船顶上来，听桂品微讲到罗汉的事，不由自主地插嘴问道：“他的伤重吗？”

桂品微瞟她一眼，含着笑说：“这你倒不必操心。没伤到要紧地方，只在皮肉上穿了个小洞。”

韦步平对阿红说：“烦红姑娘上去转告，叫他安心养伤，听大夫的话。这儿很安全，不要记挂我。”

阿红默默地点着头。

码头上的报童，手上举着报纸四处奔跑呼唤：

“看报，看报，体育场挨火烧！‘五一’大会开不了。看报，看报，体育场……”

船上有人上码头买回报纸来，甲板上围过一群海员，大家对

着刚拿到手的报纸议论纷纷：

“我不信，全是造谣！我们工人能干出这种勾当？”

“嘘，讲话小点声！”

“我说他讲得对。共产党是工人的党，能破坏自己的节日吗？鬼才相信！”

“信不信由你。哈哈。”

“你还笑，妈的！”

“你骂谁？”

“算，算，看报，看报。”

报上的要闻版头条新闻，标出特大号字体，通栏标题耸人听闻——

体育场发生大火，歹徒纷纷落网；

“五一”大会场付之一炬，各界集会黯然流产！

文内捏造了许多无中生有的事，诬蔑攻击共产党，说什么共产党破坏“容共”政策，蓄意搅乱后方治安，阻挠前方北伐大业；什么共党结党营私，不择手段，煽动蛊惑民众，居心叵测，妄图篡夺政权，制造分裂；什么这场灾难的纵火者正是共产党人，已从现场捕获的歹徒身上搜出了共产党的密谋文件，等等。

“哗！真系咁犀利啲！”（呸，真是这样厉害哪！）一个海员用广州话表示惊讶。

“狗屁！”韦步平吼了一声。周围的人回过头来，眼巴巴地望着他。他盛怒难犯地骂道：

“丧心病狂的衰仔（孬种），造谣也不会。共产党自己能破坏‘容共’政策？什么话！”

“他是谁？我们船上的吗？”有人惊奇地跟身边的伙计嘀咕。这时，有个大高个子，浓眉大眼，胸膛突出，脸上刮得又光又亮，

三十岁上下，穿着横条海员线衣，拿着拖把、水桶，拨开大家说道：

“弟兄们，散开吧，有话别处谈，要冲刷甲板了。喂，走呀。”

他催赶大家走开了，才移步到韦步平跟前，小声说道：“话不能随便说呀！”

“你……”韦步平扯住他的袖子，注视着他的眼睛。

大个子左右盼顾一下，然后从衣袋抽出一角红布示意。韦步平明白了，他是工人纠察队的人。

“我姓江。”大个子说道。

韦步平紧紧握住他的手。

这时候，船长正在他的公事间同桂品微谈话。他五十开外，正是发福的年龄，人长得又矮又胖，穿件拖到地板的条花毛巾睡衣，脑瓜歪戴一顶法兰西式的睡帽，嘴巴叼着一支胖乎乎的东莞腊肠似的吕宋烟。他把报上的头版头条大标题看了，早点还没顾得吃就把桂品微请到公事间来，担惊受怕地压低着嗓子，悄声细气地说道：

“小姐，事情不妙啊，你昨晚给我送来的什么客人？瞧，报上说得清清楚楚，你可不能叫我翻船啊！我的身家性命全都押在这上头了。”

“放心，他可不是那种人。”桂品微说，“你能信报上这些话是真的？”

“那你说报纸是造谣？”

“看是谁办的报吧。造谣，对敲竹杠的报棍子来说，不是常有的事吗？孙传芳、吴佩孚办的报纸不是说，蒋介石在江西负伤，危在旦夕了吗？事实上人家正跟宋小姐打得火热呢！”

“算，算，少管闲事。我只说我这地方，人多口杂，你那位客人，唔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吧，还是挪动一个地方好。万一来人查访，我不好交待呀！你，你们那样的公馆不比我这里稳当，接

待一个客人还不行？”

桂品微从鼻孔“哼”一声，伤心地说：“你知道我那个公馆是什么地方？哎，人家说是狼窝！”

“什么，狼窝？”经理站起来，把帽子一摘，掷到床上，两手插进口袋，来回踱步，“算了，算了，别难为自己了，嫁得一个这样的高官也不错了。”

桂品微一听，仿佛压下的弹簧松开，忽地跳起来，一言不发，夺门而出。这真出乎经理意料之外，弄得他哭笑不得。

她负气走出公事房门口，抬头看见韦步平和姓江的海员迎着她。韦步平不等她开口，先抢着说道：“不用说，我们已经听到了。走，上岸再想办法。”

“不，不能往虎口送肉。”海员老江插嘴，“这样吧，到我丈母娘船上去。”

“你……”桂品微眼睛睁亮，端量着眼前这位豪爽的海员。

海员含着笑，腼腆地说：“我昨晚才成的家。”

“啊！”桂品微无比的惊喜，问道，“有个姓罗的还去赴了宴是不是？”

“是呀。他现在在哪？昨晚一听火警，他拔腿就跑……”

桂品微跟韦步平交换眼色。

“他可是个能人哪。”海员打心眼里赞叹。

“我去叫他来找你吧。”桂品微说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海员窘惑地看着韦步平的眼睛。

韦步平和桂品微相顾而笑。

第八十二章

当天黄昏时分，一个小贩模样的老人，肩上搭着一条麻袋来到桂安轮船找江波。一位海员告诉他：阿波不在船上，不过，到他丈母娘家去问会知道。小商贩瞪着眼，端量着这位陌生的四十来岁的海员。海员神色和悦，带着笑意说：“走吧，到那边一问就知道了。”

小商贩跟着这位海员来到一只木帆船的甲板上，海员叫一声：“阿江哥啵，在家吗？”

“谁呀？”一位二十来岁的新娘打扮的媳妇从舱里迎出来，一见是熟人，满怀高兴地招呼，“哎哟，是张家老叔啊，来，舱里坐。这位是……”新娘子朝张老叔后面的老头问。

张老叔马上接过来答道：“他是阿江哥的客人，赶快请客人吃糖吧。唔，先生你贵姓？”张老叔一边让小贩弓腰进舱就座，一边问。

客人一边将麻袋搁下，一边吱唔答腔：“唔，免贵，小姓何……”

“姓何还是姓罗？……啊，来了。”张老叔瞅见江波回到甲板上，立即起身走出舱去，拽着江波的胳膊，转到一边去交头接耳。江波也咬他的耳朵悄声细气地说了几句什么，张老叔点点头，赶快离去。

江波弓腰钻进舱里来。小贩老头含笑将包头羊肚毛巾往下